

全心全意

馬尔采夫著



全 心 全 意

馬尔采夫著

張孟恢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全 心 全 意

馬尔采夫 著

張孟恢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零)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331 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16 $\frac{11}{16}$ 總頁 12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定價(6) 1.70元

ЕЛИЗАР МАЛЬЦЕВ
ОТ ВСЕГО СЕРДЦ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1

插圖係根据本書英譯本(1953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刊行)插圖複製,作者为加·查弗雅洛娃。

封面設計: 孙如一

內 容 說 明

馬尔采夫的長篇小說“全心全意”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爭結束後,苏联阿尔泰區農村青年們的故事。書中女主人公格魯尼亞·瓦西尔卓娃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嚴寒的西伯利亞的自然条件下,她用先進的耕作方法提高了小麥產量,支援了衛國戰爭,終於成了集体農莊中的先進人物。但她的丈夫罗吉昂·瓦西尔卓夫可不像自己的妻子,他復員歸來後就怀着驕傲自滿的情緒,竟發展成嚴重的个人主义,他和格魯尼亞在思想与工作上都發生了極其尖銳的衝突,兩人的感情幾乎決裂。後來經過党的教育和羣眾的帮助,罗吉昂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他和格魯尼亞的思想才一致起來,重新得到了愛情和幸福。作者在这部小說中,以生動的藝術形象,表現了一个先進人物的成長过程,描寫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複雜而尖銳的鬥爭,新事物終於勝利。

本書曾經獲得一九四八年度斯大林文藝獎金。



作者像

CAD25/04

作者自傳^①

我於一九一七年生在布略特—蒙古諾霍洛伊村一个俄罗斯農民的家里。

当我才兩歲的时候，我的父親就失踪了，从此沒有再見過面。我的母親看到外祖父家里生活困难，便到远东的馬郁里哈村去，跟她的姐姐一同过活。

五歲时的生活，我現在还記得清清楚楚。我記得母親夏天出去一次总是几个月，在鄰村一个農庄上幹活餬口。有一次，夏天已經过完，富農把我母親解僱了，於是在無以为生的情況下，只有靠我这个五歲的孩子在村里乞食。后来，我的母親覺得这样受不了，便決定把我們可憐的一点家私变賣淨尽，到阿穆尔河畔的漁場去找活路。

我至今还記得阿穆尔河口我們住过的那長形的板棚，还記得那些堆滿鮮魚的塗过瀝青的漁船，我的母親齐腰站在魚堆里，用一柄亮晃晃的尖刀剖开魚腹，把魚肚里的臟腑剝將出來。

次年，我的母親跟一个名叫尤里·史坦尼斯拉沃維奇·普勃科的教員結了婚，他也把我收做养子。

最初，我在苏維埃政府給尼夫希族（在沙皇时代快要滅絕的

① 这篇自傳譯自一九五三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心全意”英譯本。

一个民族)兒童开办的寄宿学校里讀書。但是我的家經常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所以我在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巴尔納烏尔和烏蘭烏德都進过学校。一九三六年，我在烏梁諾夫斯克的中学畢業。

这时期，我对文学有了爱好，並且开始嘗試寫作。在当地報紙举办的一次征文競賽中，我寫的一个短篇小说得了獎，这件事大大地鼓舞了我从事文学的志向。

后来，我就在發表我的那个短篇小说的报社找到了工作。报纸工作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生活的学校。它教会了我对各种事物和人的行为作适当的估量，对我周圍發生的一切具有敏锐的反应。我常常到工厂和集体農庄去訪問，並和成百上千的人談話。在这期間，我竭力想掌握報紙的各种工作，从啓事、通告直到政治論文、短篇小说、書評和剧本，不論什么我都寫。

一九三八年，我遇見了瑪麗塔·沙金孃，和一个職業作家的初次接触給了我很大的影响。这种接触使我打开了眼界，認識了文学工作的巨大意义，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在能够希望成名为作家——“灵魂的工程师”——之前必須懂得多少事情。我和沙金孃的談話以及她对我的指教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寫作事業。

一九三八年秋，我決心繼續深造。在圖書館學研究所讀了兩年之后，我便報名参加了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函授班。

偉大衛國战争爆發后，我起初从事軍事工程建筑工作，后来到了烏梁諾夫斯克的一家报社去工作，再后来又当了电台訪員，跑遍了阿尔泰边区。

我在阿尔泰境内旅行的时候，見到了集体農庄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生活使我想寫一部描寫那些成为我國力量之無尽源泉的普通人的長篇小說。我的第一部著作“温泉”的计划便是由此產生

的。我花了兩年半的時間來寫這部小說，同時還在高尔基文學研究所學習。我的作為一個作家的發展，特別是在寫“溫泉”的期間，受到了費定和列昂諾夫在文學研究所開的兩門功課的激勵，他們兩位都屬於蘇維埃最有才能的作家之列。

“溫泉”是我提出來當做畢業論文的一部作品，一九四五年在“十月”雜誌上發表，後來又印成單行本，並被譯成德文、波蘭文和拉脫維亞文。

一九四六年我成為蘇聯作協會員。在我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後，我又回到阿爾泰邊區去，以“真理報”訪員的身份在那裡旅行了六個多月。

當時我就打定了主意，要寫一部描寫那些經歷過偉大衛國戰爭艱苦的蘇聯集體農莊婦女的作品。在一次旅程中，我聽到了一個軍官講述他家庭的故事，這故事於是成了“全心全意”這部小說的胚胎。

一九四八年，“十月”雜誌刊發了這部小說。它獲得了斯大林獎金，用俄文出版了二十次，並被譯成了十二種外國的和蘇聯兄弟共和國的文字。

一九四九年，我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目前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它的主人公是一個黨的工作者，一個為人極其誠懇、性格非常完美的人物，他把整個一生都獻給了人民的事業。

我的將來的計劃是寫一個劇本和一部短篇小說集。

我的唯一願望就是增進我的寫作技巧，使我能夠寫出無愧於我國偉大人民的作品。

莊壽慈譯

獻給我的朋友亞歷山德
拉·伊凡諾夫娜,和她一同行
進是輕鬆而愉快的。

——作 者

作者自傳^①

我於一九一七年生在布略特—蒙古諾霍洛伊村一个俄罗斯農民的家里。

当我才兩歲的时候，我的父親就失踪了，从此沒有再見過面。我的母親看到外祖父家里生活困难，便到远东的馬郁里哈村去，跟她的姐姐一同过活。

五歲时的生活，我現在还記得清清楚楚。我記得母親夏天出去一次总是几个月，在鄰村一个農庄上幹活餬口。有一次，夏天已經过完，富農把我母親解僱了，於是在無以为生的情況下，只有靠我这个五歲的孩子在村里乞食。后来，我的母親覺得这样受不了，便決定把我們可憐的一点家私变賣淨尽，到阿穆尔河畔的漁場去找活路。

我至今还記得阿穆尔河口我們住过的那長形的板棚，还記得那些堆滿鮮魚的塗过瀝青的漁船，我的母親齐腰站在魚堆里，用一柄亮晃晃的尖刀剖开魚腹，把魚肚里的臟腑剝將出來。

次年，我的母親跟一个名叫尤里·史坦尼斯拉沃維奇·普勃科的教員結了婚，他也把我收做养子。

最初，我在蘇維埃政府給尼夫希族（在沙皇时代快要滅絕的

① 这篇自傳譯自一九五三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心全意”英譯本。

一个民族)兒童开办的寄宿学校里讀書。但是我的家經常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所以我在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巴尔納烏尔和烏蘭烏德都進过学校。一九三六年,我在烏梁諾夫斯克的中学畢業。

这时期,我对文学有了爱好,並且开始嘗試寫作。在当地报纸举办的一次征文競賽中,我寫的一个短篇小说得了獎,这件事大大地鼓舞了我从事文学的志向。

后来,我就在發表我的那个短篇小说的报社找到了工作。报纸工作对我來說,变成了一个生活的学校。它教会了我对各种事物和人的行为作适当的估量,对我周圍發生的一切具有敏銳的反应。我常常到工厂和集体農庄去訪問,並和成百上千的人談話。在这期間,我竭力想掌握报纸的各种工作,从啓事、通告直到政治論文、短篇小说、書評和剧本,不論什么我都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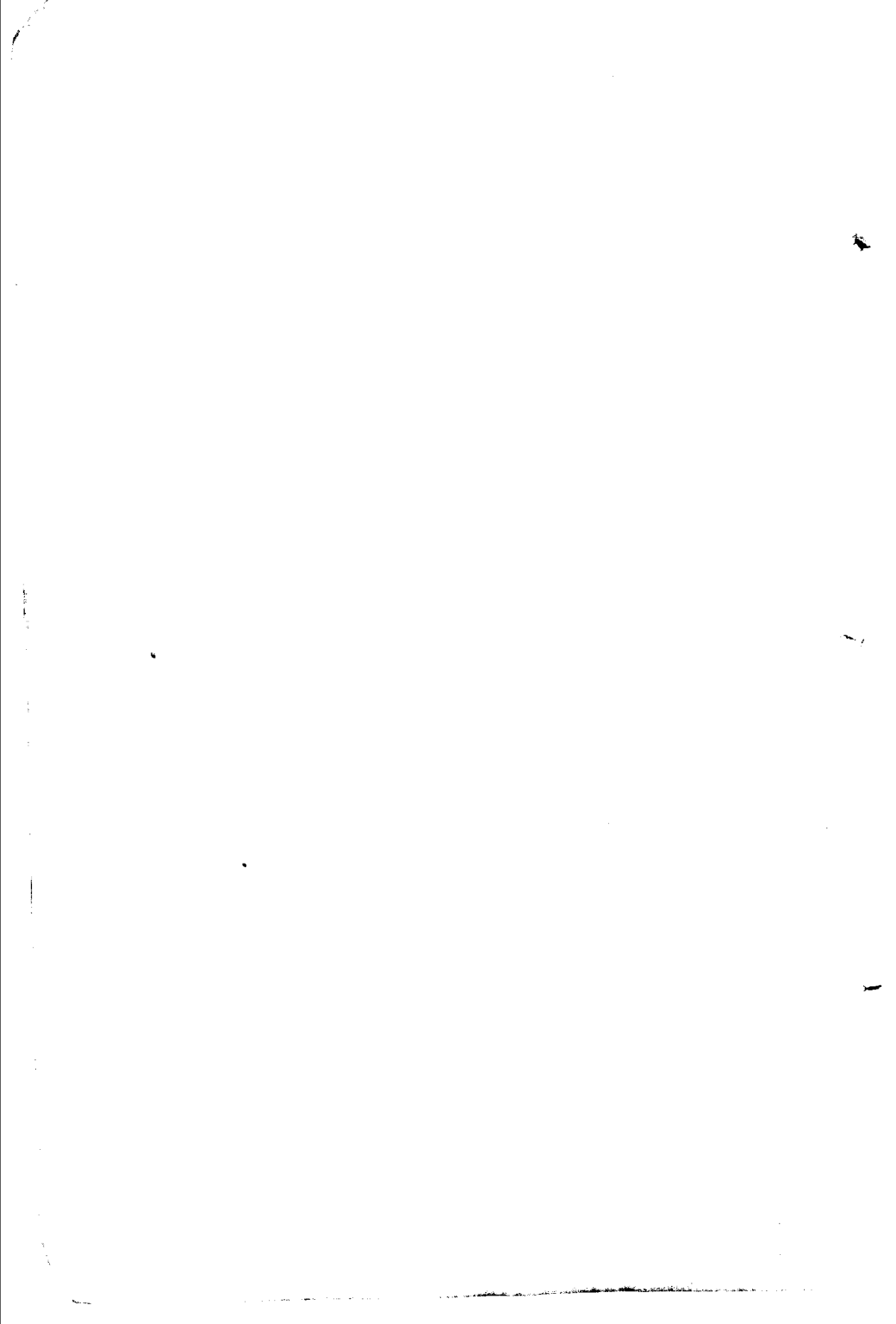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我遇見了瑪麗塔·沙金嬢,和一个职业作家的初次接触給了我很大的影响。这种接触使我打开了眼界,認識了文学工作的巨大意义,使我懂得了一个人在能够希望成为作家——“灵魂的工程师”——之前必須懂得多少事情。我和沙金嬢的談話以及她对我的指教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寫作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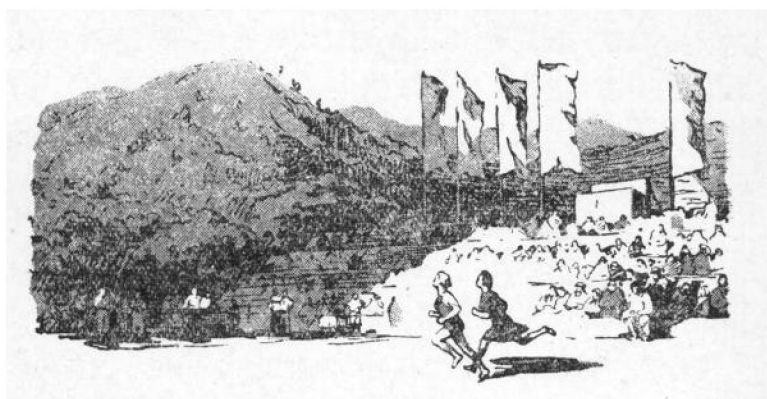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秋,我決心繼續深造。在圖書館学研究所讀了兩年之后,我便报名参加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函授班。

偉大衛國戰爭爆發后,我起初从事軍事工程建筑工作,后来来到烏梁諾夫斯克的一家报社去工作,再后来又当了电台訪員,跑遍了阿尔泰边区。

我在阿尔泰境内旅行的时候,見到了集体農庄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生活使我想寫一部描寫那些成为我國力量之無尽源泉的普通人的長篇小說。我的第一部著作“温泉”的計劃便是由此產生

第一部





第一章

白鴿在蔚藍的天空裏翻飛，

一陣大雨淋洗之後，區運動場的綠色場子，閃放着亮光。運動員身上紅紅綠綠的背心，把跑道裝飾得五光十色。天藍色的看台上飄揚着紅旗，好似颶風時候燃得旺盛的火堆。

運動場坐落在山間一個幽深的盆地裏，四面圍繞着參天的密林，白色的冰溜子，在太陽光下閃射着光芒，黑暗의 森林，顯露着毛茸茸的樣子。

莊嚴隆重的進行曲聲音，天上飛舞的鴿子，快樂的人羣的談話聲，——這一切都給羅吉昂帶來了愉快。

鴿子像一把把扇子似的，在天上飛散開去。羅吉昂笑着舉起了手，頭上翅膀撲打的沙沙聲和樹葉在微風下的低聲細語交織在一起。

就在这剎那間，整個運動場都彷彿動蕩起來，因為幾位姑娘從跑道的起點跑出來了。這簡直像飛鳥一樣啊！起初，當那位穿

橙黃背心的姑娘還沒衝到前面的時候，她們這一羣是整齊的跑着，沒分什麼先後。

各種鬧嚷的聲音，喊加油的聲音，使羅吉昂非常興奮，於是他不顧一切從熱鬧的人叢裏擠到跑道邊。

“瞧，那個細長腿的姑娘真行，跑起來簡直像一溜風！”

“凡是開頭衝得兇的人，到了最後總是伸着舌頭，喘不過氣來的！”

“老兄，你這話倒像是對你們的農莊說的，對吧？播種時候，你們總是神氣活現，到了收莊稼，瞧吧，可就落在大夥後頭啦！”

“沒關係，我們還是會踩着你們的腳跟的！”

“這是咱們的伊琳卡！”羅吉昂差一點沒叫出來。

伊琳卡飛快地跑着，她那晒黑了的彎彎的腿，一閃一閃的，看也看不清，一對突起的未發育成熟的乳房罩在背心裏，好像兩塊石頭似的。

現在他才看清楚，她仰着頭，嘴唇緊閉着，臉色直發白。

“老兄，你說得對，”嘈雜的人聲中傳來帶諷刺口吻的男低音。
“哪怕那女孩快要透不過氣，可是另一個偏要追上來！”

“糟糕，快趕上來了！”羅吉昂瞧着那個穿淺藍色衣服的姑娘，擔心地想道。這姑娘是個瘦身材，很靈敏，栗褐色的辮子在背上搖晃，她快要追上伊琳卡了。

“加油呀，伊琳卡——！”羅吉昂忍不住叫起來，猛地揮了一下手。

衣襟像旋風般飛捲着的陌生姑娘，跑過羅吉昂身邊的時候，情不自禁地把他看了一眼，他覺得怪不舒服。

“這姑娘是哪家的？”他想了一想。

姑娘們在征服着終點前的最後幾公尺。運動場上响着嗡嗡的

声音。雷鳴一般的鼓掌声突然爆發出來，淺藍色衣服飄揚到前面去了。

罗吉昂也鼓起掌來，但他馬上就恍然大悟了：“我这是幹什麼？人家已經赶上了咱們的人呀！”

忽然間伊琳卡跑到前面，首先衝斷終點的絲網。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罗吉昂却沒有感到什麼高兴。

“咱們贏了一項啦！”格利戈里·切列米新挤到罗吉昂面前，大声嚷着。这小子个兒很高，身材魁偉，穿着天藍背心和白褲子。“瞧，這麼多姑娘——够你看的！簡直就是一大束鮮花！走吧，馬上就輪到咱們了！”

比賽前整整一个月，罗吉昂躲開大家，每天早晨悄悄跑到河边，在遍地露水的草坪上練習賽跑，在一根繫在樹枝間的繩子上跳高，扔着木製手榴彈。

这会兒他跟着格利戈里，在長滿了柔軟的青草的足球場上走着，欣賞着姑娘們天上花花綠綠的头巾和观众的漂亮服裝，勉強忍住湧到嘴唇上的微笑。他們馬上就会看見他有些什麼本領！

有幾位身体結实、被太陽晒得黑黑的、穿着短褲的小伙子，在場子旁边的靠架附近逛來逛去。罗吉昂心裏有些嫉妒，把他們肌肉發達的手脚瞧了瞧，就着急起來了。他觉得身上这件柔軟的綢襯衫，忽然变得又緊又小，於是馬上脫下它，再穿上運動服，悶悶不樂地把格利戈里瞧了一眼。

“你幹嗎直眉楞眼的瞧我，罗吉卡^①？”切列米新笑着問道，他那大板牙像珍珠似的閃着光。“跳高你不用怕我，我這人笨重得很！”

① 罗吉昂的爱称。——譯者。

罗吉昂瞧也不瞧同伴一眼，只是用脚趾头拔着那毛茸茸的青草。

“胡謔些什麼呀，我就不要！錦標全部拿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切列米新笑着說：

“老实說，罗吉卡，你真是个怪人！只要沒有哪一隊贏過我們這一隊，我們中間不管誰跑到前頭不都是一樣，對吧？”

同“山地游擊隊農莊”的弟兄們的跳高比賽開始了。一位輕巧利落、兩腿瘦長的黧黑小伙子，毫不費勁的跳了過去，並且超出規定的高度一大段。

“去吧！”格利戈里輕輕推了推罗吉昂的背，他也像旋風一般從地面上跳起來，飛過那根細木桿；當他聽到了鼓掌的聲音，這才明白他已經跳過了。

格利戈里對那小伙子眨了個鬼眼，意思是說：不使出本領，休想贏我們的人！

但那個黧黑的小伙子，顯然不願認輸。要和他鬥個高低，每一公分罗吉昂都得爭取。罗吉昂使出全身力氣跳着，而那位黧黑的小伙子，卻像彈簧似的，一下子就從地上彈起來，沉着而不露聲色地一躍就跳過了這一段高的距離。

罗吉昂嫉妒地听着啪啪的鼓掌聲：大夥是給他鼓掌還是給那個黧黑的小伙子？

黧黑的小伙子忽然說：

“咱們馬上來一百六十公分的！”

罗吉昂的心卜通卜通的跳起來，但他一點也沒有顯出自己在發慌。這小伙子休想唬他——他可不是胆小的人！

他好像瘋了一樣，不顧死活地跳了過去，摔在那鬆軟的沙土